



点燃 一支烟

爱一个人，就是慢慢忽略掉自我的过程。

大月亮/著

LIT
CIGARETTE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点燃一支烟

大月亮/著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点燃一支烟 / 大月亮著. -- 北京 :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220-910-7

I. ①点… II. ①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341 号

点燃一支烟

出 版 人: 田 辉

著 者: 大月亮

责任编辑: 齐丽华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总编室兼传真)

010-68469781(发行部)

010-88417417(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ph1985@126.com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监 印: 敖晔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0-910-7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CONTENTS

001 引子

003 第一卷

004 第一章

007 第二章

013 第三章

018 第四章

023 第五章

029 第二卷

030 第六章

034 第七章

039 第八章

044 第九章

049 第十章

055 第三卷

056 第十一章

061 第十二章

064 第十三章

072 第十四章

077 第十五章

083 第四卷

084 第十六章

089 第十七章

093 第十八章

099 第十九章

105 第二十章

111 第五卷

112 第二十一章

116 第二十二章

122 第二十三章

127 第二十四章

133 第二十五章

141 第六卷

142 第二十六章

146 第二十七章

151 第二十八章

155 第二十九章

162 第三十章

167 第七卷

168 第三十一章

172 第三十二章

179 第三十三章

185 第三十四章

189 第三十五章

197 第八卷

198 第三十六章

203 第三十七章

209 第三十八章

216 第三十九章

224 第四十章

231 第九卷

232 第四十一章

238 第四十二章

244 第四十三章

251 后记

“天上人间”夜总会的大名，在北京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的名声甚至响彻整个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它曾经号称“中国第一夜总会”，自封“京城顶级娱乐场所”。它以拥有众多年轻、漂亮、高学历的“小姐”和豪华设施，一流服务，专门接待有钱有权者为荣耀。它的营业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拥有大堂、40 个 KTV 包房、餐厅及桑拿中心等。其内部的奢华程度令人震惊，金碧辉煌的舍宇，全部是高档进口装饰，甚至连盛放水果的碟盘，也是价格不菲。

“天上人间”拥有亚洲第一的室内喷泉，其华丽的程度，不亚于迪拜的宫阙外景，水流潺潺之外，美女攒动，每晚出入天上人间的女孩，不下数百人，而且各个身材苗条、性感，貌美如花无一例外。

“天上人间”的 DISCO 消费平日是 100，假日是 120，这是女士的门票，男士是 150。门票平时 500 周末 580，可得免费饮料一份，而包房的价格依次上升，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天上人间的小费。每人最少为五百元，当然不算陪聊，陪聊的小姐，都是千元以上，如果客人需要小姐出台，便会支付上万的费用。

“天上人间”是富甲名流的聚集地，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啞舌消费令普通人望尘莫及，一瓶普通的 355 毫升啤酒，价格七八十元，一杯鸡尾酒 200 元；一瓶在普通酒吧最多 2000 元的“皇家礼炮”，在这里需要 5000 元；一些知名洋酒，价格高得难以想象。来者都操纵着权势、驾驭着金钱，他们挥金如土，动则几万、几十万，在天上人间类似这种开销比比皆是。

“天上人间”繁华了15年，也罪恶了15年。里面生活着一批光怪陆离的人群，钱、权、色让这个社会怪现状的缩影更显得污浊不堪。

就在“天上人间”最鼎盛的时候，我被公司总部派往北京，于是，接触到了这个圈子，从而让我遇见了她，我生命中最不堪负重的女子。“天上人间”是我们开始的地方，无休止的欲望，靠不了岸的爱情，彼此间都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的真心。经历了肉欲和血泪的交融，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内心渴求。它被查封之前，我们相爱了，而在它被查封之后，她离开了我。

这是属于我和她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天上人间”里最普通的一个故事，这里生活着一群和她有着相似经历的女孩，她们堕落过，她们挣扎过，在“天上人间”最后的一季里，她们四散奔逃。繁华谢幕，万花凋零，一切如过往的云烟般消褪。

她们到底是怎样的传奇女子呢，对于外界的揣测，我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她们和很多平凡女孩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有欲。她们选错了人生。在“天上人间”这样的环境中，她们摇身一变，或成了身着粉红短裙，脚踩名贵工鞋的产业小姐；或成了怀着不纯目的的“钓鱼者”。

钱让她们变得贪婪神秘，也让她们在曲终人散的一刻，流离失所。有人曾告诫过我：不要随便爱上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那样的一群女孩，她们会让你迷失在属于自己的“挪威森林”，从此再也走不出来。可是那些付出的爱和真心早已在草长莺飞中，破土而出，再也收不回来……



【 第 一 卷 】

美丽妖艳的女人，
总是能激发起男人的
好奇心和欲望，我，同
样不例外。在下等的情
欲之间，我硬生生地被
这个叫做喜宝的女人
俘获，那是一见钟情的
速度，一秒、两秒，我就
那么快，那么快地，陷
了进去。

第一章

【1】

“有火吗？”一颗小小的美人头凑过来。

半明半寐的光线中，我再次见到了她，她显得分外妖娆，烈焰红唇之间，明眸皓齿。过分夸张的打扮，在她身上，并不显得俗气，反而增添了十二分的性感。那天，她穿了件粉色齐腰透视吊带装，黑色蕾丝内衣若隐若现，炫紫色超短热裤，刻意地露出了两条修长白皙的大腿。

坐在对面的老徐，麻利地把桌面上珍藏版的 Zippo 打火机推给我，然后，他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坏笑——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心照不宣。

啪一声，小火苗照亮了她精致的脸庞，她扬起头，纤细的手指优雅地翘起来，点燃的香烟，在她指尖一晃，嗖地消失了。

“看，没有了。”

我惊讶于她的这种伎俩，这等的美女，竟然会变魔术。

她见我瞠目结舌的样子，忽然，咯咯咯地笑起来。

“我见过你！”她贴在我的耳边说。

“你真厉害！”

她又笑起来，脸颊两侧的小酒窝越发动人。

【2】

我们的确见过，而且印象深刻。半个多月前，我刚刚被公司总部派到北京。五月下旬北京的初夏，有着似水的清凉，飞鸟在楼宇间，慢条斯理地鸣叫着。

这世上，大抵是有冥冥中命里注定这么一说。

那个傍晚，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楼下的便利店。空气中流淌着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她穿得像个良家妇女，纯白色的镂空肩小衫，一袭波西米亚风格的翠蓝色长裙，她很美，也很风情，炫目到让我窒息。我该怎么形容她呢？她就像万绿中的一抹嫣红，凛冽地绽放，却又不经意间，盈盈一笑，风情万种，大有迷倒众生的魅

惑。

她的五官精致，轻描粉黛便足以倾城，我站在收银机的内侧，距离她不到两米远。我们离得非常近，近得几乎我一伸手，就可以揽住她的腰。她的腰看上去，又软又细，在她挪动步伐的时候，我的欲望不由分说地升了上来。

她的敏锐让她嗅到了身后似乎有习以为常的异样，很快，她扭过头，朝着我轻瞥了一眼，目光灵动妩媚，让我不敢正视。我羞得垂下了头，她的嘴角生出一朵柔美的小花，然后若无其事地冲着服务女生指了指柜台，女孩立刻会意，她从格子柜台里，掏出了大把的杜蕾斯。

我听到她嘟囔着：怎么都是桃子味的！有苹果味道的吗？

那个服务的女孩摇摇头说：“苹果味的要等等。”说完，尴尬地望了我一眼，有些羞涩。

我望着那个渐行渐远的美丽背影，顺口问了一句，“她是你们的常客？”

小女孩点点头，似乎欲言又止。我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当一个人不想向你表述内心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刨根问底。

我渴望和那个妩媚的女子能够再重逢。这是一个正常男人的正常本能，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女人和女人的千差万别，我那么快，那么快地便坠入了对她无限地憧憬之中。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去那家便利店买东西，可是，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她。

【3】

顺便介绍一下，我叫顾南风，28岁，新调华北区X跨国集团市场部总监，业余爱好文字，出过两本书，在圈里，也算有头有脸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女友段纶桃，在一家知名媒体工作，具体在哪里，不方便透露。

当我拎着大购物袋推开门的一刻，女友桃三从逼仄的沙发中跳起来，赤着脚丫扑到我怀里，然后八爪鱼似地扒过来。

她是我谈了八年的女友，一个二二的，没心没肺的丫头。八年抗战，让我们彼此太过熟悉，甚至扒掉衣服，都能知道谁的身上长了几根毛，哪里又蹦出了新的痱子或者痘痘。

空调的温度开得很低，我感到有些冷。桃三迫切地扯掉我的衬衫，她的胸很软，手臂很凉，身体带着淡淡的玫瑰香味。欲望湿漉漉的，像酒醉的菟丝花，枝枝蔓蔓地绕了又绕。

我的脑袋里，还残留着对那个女人惊鸿一瞥的记忆，桃三就这样缠了上来，她的手指顽皮地敲打着我的肌肤，像是游弋在琴键上，节奏舒缓有序。然后，她俯下身体，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我的身体，我望见她干渴的眼神。终于，我的欲火被点燃，然后疯狂地、霸道地迎了上去，我在桃三的身体中驰骋，听见她咿咿呀呀地呻吟，却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陌生的美丽女子。

这是何等的罪孽和不公，而我当时就觉得，即使是毁灭，那也是诱人的。

桃三和我整整缠绵了两天两夜后，便踏着清露离开。自从我被总部调到这座城市后，我们就过起了这种两地分居的生活。这样也好，我可以暂时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没准儿，还能碰到几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艳遇，男人的心都是一样的，随时随地想着出轨和艳遇这雷同的两件事。

一切似乎都顺风顺水的，上任的余党清理得差不多了之后，我便开始了精彩的京城夜生活，同时，也交到几个吃喝玩乐的爷们儿。桃三不在的时候，我会跟着老徐和新结识的一些客户，去娱乐场所边嗨边拉拢关系。当然了，在欲望沸腾的夜深，我偶尔也会领回一两个醉酒的免费女人。她们会很自然地扑进你怀里，吐字不清地说：“帅哥，带我走，今晚，我是你的。”

通常情况下，我会把她们拉到宾馆，三下五除二，完事走人。就算彼此再见面，也记不住对方的脸。

男人穿上衣服就是人，脱了衣服就是禽兽。

幸好桃三并没有认识我的另一面。

可是自从见了那个面如桃花尤物般的女人之后，我再也没有那样做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拿眼前的女人们和她比较，淡的太淡，艳的太妖。

【4】

之前，我来过几次天上人间，当时我并没有见到她。其实，我宁愿她是个良家女子，哪怕我只靠着单纯的意淫过瘾，也不想她婀娜的身体被N个男人压在身下。

这就是男人，一旦对哪个女人发生了兴趣，便开始厌恶异性介入，我也不例外。

这一次见到她，我既意外，又失望。对于天上人间的小姐们来说，我属于欢场新人，至少我认为自己是有款有型又够Man，所以她们像苍蝇见到新鲜血液一

样，都纷纷蹭过来。可惜，我不会花大把的银子来请她们聊天，就算要玩女人，我也会找高知纯粹的女人。

只是见到她的一瞬间，我的那些伪真理，七零八落地碎了一地。我的梦中情人，竟然是顶级夜总会的坐台小姐，只是一只“鸡”，于我，真是一种讽刺。

“你真的记得我？”

“是啊，在我去买避孕套的时候，你站在我身后，像个小处男一样，脸还红了。”她吐了一个烟圈，继续说，“干我们这行的，别的不行，就眼毒。”

她把避孕套三个字说得很恶俗，好像是故意挑衅。

“你还会变魔术？”我没接她的下茬。

她笑起来：“就会这一个，专门糊弄你们这些大老爷儿们的。”

我示意她坐下来。老徐翻了一个白眼：“喜宝，你他妈专挑水灵的男人，我们这些老东西，你这小娘看都不看一眼，真 CAO 蛋。”

“徐哥，你急什么啊？”她一招手，顷刻间，一个火鸡样的女孩子靠在了老徐的旁边，老徐狠狠地捏了捏女孩的胸脯，满意地抿了一口酒。

老徐，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一个大客户，而我和他之间，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我们不仅仅是生意关系。男人和男人讲得是皮毛理论，想必大家都知道，简单说，就是我是他的毛，他是我的皮，我依附着他，也保护着他的利益。他在北京，算是那种坐拥黑白两道的土著商人，用他的话来说，这叫通吃，是必然的生存之道。

“走，去包房。”老徐眯起眼睛，跟我招呼了一声，起身搂着火鸡女，走出卡座。

我掏出一千块钱，丢给跪在卡座的服务小姐。

第二章

【1】

天上人间的包房和 DISCO 是分开的，绕过喧嚣的舞池，我们往楼上走，这里的楼梯是旋转吊空的，所以，上了二楼，只要你透过栏杆，便能看到那些疯狂摇摆的身体。

包间很奢华，这是一间最低消费 6800 的套房，房间外侧是唱卡拉 OK 的地方，真皮沙发、经典的内饰，整个房间的格调是带着日系色彩的浓烈暖色调，内侧则是客人的休息室。

包房的服务员个个美艳，她们通常会先递过来一条消毒的热毛巾，客人擦完手，会自然奉上小费。这里的服务员是不出台的，除非两人看对眼，价钱又极为诱人，她们才会考虑。

很快，桌子上摆上了几打嘉士伯啤酒，漂亮的水果拼盘，里面摆放着琳琅满目的水果——火龙果，蛇果，还有西瓜和圣女果。每一块果肉上都插着细白的牙签。中央还放置一款洋酒，是法国四大酒庄的 Chateau Margaux 1982，我对洋酒没太多研究，只知道它们价格不菲。

火鸡女的咪咪很大，她一进房间就把外衣脱掉，露出了一件类似比基尼的嫣红胸罩，胸罩有点紧，把她的乳沟挤出了很深的一道壑。她的脖子上，挂着很多叮叮当当的佩饰，妖艳得有点过分。

“你叫什么？”老徐伸手摸了一把她的酥胸。

火鸡女把头枕在老徐的肩头，娇嗔地回答：“叫我栀栀。”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天上人间几百号小姐，美女那么多，你哪里抬眼皮瞅我啊！”说着，她嗤嗤地笑起来。

老徐一把揽她入怀：“吱吱，这名字真不赖，属耗子的。真巧，我是老猫，专捉你这只小耗子精。”两个人毫无顾忌地调着情。

栀栀轻轻抽打他的胸膛：“你真坏，简直坏透了。”

那个叫喜宝的女孩，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抽烟，烟圈袅袅升起，她忽然转过美人头，问我：“你对鸡有什么看法？”

我不得不承认，她是我生平中见过最特别的小姐。

“鸡，也是人，也是女人。”我闷闷地说。

本来，我就不是一个特别油腔滑调的男人，她既然问了，我就老老实实地回答。

她优雅地拿起一瓶啤酒，上前撞了一下我眼前的瓶子：“为了你的老实，干杯。”

没等我有何回应，她咕咚咕咚地喝下去。

“做小姐，也该有专业素养的。”她自嘲起来。喝了酒的她，脸色绯红，眼神迷离。

她往前蹭了蹭，趴在我的肩膀，嘴里呼出的热气，喷到我的衣领里，撩拨得我心猿意马。

“嗨，你喜欢我，对不对，你的眼神出卖了你。来天上人间找乐的男人，都是披着人皮的狼，恨不得一下把女人从外到里扒个精光，可你不是，你装，装正经，你喜欢我，对不对？”她喝得有点高了。

“你做多久了？”我承认，这个小娘们眼神够犀利。

“忘了，这种日子容易让人忘记时间，怎么，你在意了？”她咯咯笑起来。

这时，栀栀跳过来：“喜宝，你丫喝高了，千万别在客人面前耍宝啊。”

栀栀冲我陪着笑：“她沾酒就醉，醉了，就和客人说胡话。”

“没关系！”我说。

栀栀感激地望了我一眼，然后她再次钻进老徐的怀里。

我看着他们天南海北地海聊起来，从天文地理，到信息时代；从电子科技，甚至谈到了古典音乐。老徐笑得像一个蒸熟的包子，脸上的褶子都挤到了一起。做小姐能做到这个份上，恐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喜宝醉醺醺地半撩起眼帘：“你别看不起我们这些人，栀栀可是研究生毕业，学的是地球物理专业呢。”

她见我没吱声，便含糊不清地继续说：“帅哥，你知道匈牙利那个，叫什么F·Karinthy的作家吗？他早就说了，我和你的相识，绝对不是偶然，是必然。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命运！”

1929年，匈牙利作家F·Karinthy最早提出了“小世界现象”的论断，他认为，地球上的任何两个人都可以通过一条由六位联系人组成的链条而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我认识了老徐，老徐认识了喜宝，而我又通过老徐认识了喜宝，我们之间，只联系了一个人，便让我们相遇。

或者，这真是命运。

我咀嚼着喜宝的话，顿时来了兴致。我是半个文艺男青年，喜宝这个名字，原本是亦舒作品中的女主角，她的座右铭是：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爱，那就给我很多很多钱，就算没有很多钱，哪怕有健康也是好的。

喜宝，天上人间的坐台小姐竟然叫喜宝，我觉得这个女人有点意思。而我眼前的这个喜宝，不知道该是怎样的女子。就她的言谈举止，我很难和一般夜总会的小姐联系到一处。

那晚，喜宝一直和我拼酒，她显得很兴奋，总是笑着笑着，眼泪就淌出来。我劝她，她却执拗着，她倒在我怀里，任凭那些眼泪肆意横流。她的酒量实在不是很大，因此，我更能断定，她明显地在折腾自己。

她迷迷糊糊地跟我说：“你有点像我过去认识的一个人，不过，他现在已经死了，在我心里死了。”

话还没说完，小姐已经睡着了。

我想，她一定是个有故事的女人。

【2】

那一晚，老徐也特别惬意，酒过三巡，他就扶着栀栀的身体离开了。

我叫来服务小姐，买了单，一共折腾进去五万多块。那瓶 Chateau Margaux 1982 单价为 12800 一瓶。这里是有钱人的天堂。我要了发票，宴请客户，公司是给报销的，尤其是宴请老徐这样的大客户。

临走，我再掏了一叠钱给服务小姐，大概有一千多元，跪在地上的女孩鞠了一躬，波澜不惊地说了一声：“欢迎您，下次光临。”

这里还真不是一般百姓能玩得起的地方，丢给服务生的小费最低额度为五百，基本上，一个晚上的小费，最少也要甩出去几千块，更别提酒水之类的消费。提到酒水，这里的价格也比一般夜总会的价格要高出一倍或者两倍。因为这种消费的高度，才让“天上人间”少了鱼龙混杂，来这里的非富即贵。

比如我这种年收入近百万的金领人士，如果真掏自己的腰包，三天两头来消费，我也未必能撑得了多久。

索性，今天的结局是个“洗具”。我把醉得一塌糊涂的喜宝抬上车，并且找了代理司机，我问喜宝：“你家住在哪里？我送你回家。”

她把手堵在胸口上说：“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她迷离的样子真动人。这样更好，到嘴的肥肉，不吃白不吃。

我告诉司机：“温泉公寓。”

车子风驰电掣地行驶在马路上，我望着她，手不自觉地滑过她的脸颊，不知道为什么，心中竟然涌动起一股怜惜的情愫。

车窗没有关严，从一指多宽的缝隙里，灌进了强硬的风，吹得我越发昏昏欲睡。而我的怀里，是那个令我垂涎多时的女子。

【3】

喜宝醉醺醺地倒在大床上，她侧着身，更凸显了那玲珑有致近乎完美的曲

线。她的胸脯丰满白嫩,似乎只需轻轻一捏,就能渗出水来。她的腰很细,因为这样,才让她的臀部更显挺翘和浑圆。她的腿部线条就好比潘玉良炭笔下栩栩如生的女子,我惊讶于这个女子的脚趾头颗颗都是那么完美,宛如初秋脆生生的花生豆。

一个醉酒的尤物,一个虎视眈眈的男人。

我想:此时如果扑上去,她应该不会有任何反抗的力量,如果她是良家妇女,或许,我连犹豫的机会都不会给自己留的,可是,她不是,她只是一只翘着性感屁股的小母鸡,等着男人随时临幸的小姐。

想到这些,我竟然有些辛酸,情绪中不仅掺杂着惋惜和遗憾,更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正在这时候,电话响了,是桃三。

“臭宝宝,我想你了,你想我没?”她酸溜溜地说。

我望了一眼喜宝,赶紧躲进洗手间,反手把门锁上。

“啊,这么晚了,你还没睡?”我趁势打了一个哈欠。

“人家给你打了N个电话,你丫儿也不接,怎么回事吗?是不是泡MM去了?”她旁敲侧击。

“哈,你真会想,现在你去哪找我这么专一的男人,我整个一三无优质男人——无出轨记录、无不良嗜好、无同性恋倾向,我刚才是睡得太死了,你还不知道你老公,睡着了,雷打不动的。”

我变相的潜台词是:你没抓住我的把柄,而且你也抓不住。

她在电话那头笑起来:“我呸啊,你想得真美。对了,臭宝宝,我周六太忙,就不过去你那边了,要不,你来上海看我?”

很好,丫儿已经确信无疑了。

“我也走不开啊,最近公司特别忙,周六周日都要加班,晚上偶尔还要陪客户,现在那些客户,真难伺候,个个都跟大爷儿一样。”我开始抱怨。

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骗的动物,我说完这些话,她已经开始心疼我了。

“哎呀!傻瓜,我不在你身边,要注意身体。”桃三还打算再唠叨几句。

我赶紧撒娇:“亲爱的老婆,我要睡了,今晚喝高了,头有点疼。”

床上的喜宝,翻了一个身,我慌忙说:“我先挂了,回头再说,头疼。”

我匆匆挂掉电话,床上的喜宝,已经翻了几个身,她含糊不清地叫着,水。

我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倒了一杯清水给她。她微微探起身,那胸前的春色欲生欲死地绽放在我的眼前,撩拨得欲火像三月桃花样旺盛,她眼皮也没抬,从我手里端过杯子,一饮而尽。

当她再次躺下的时候，则旁若无人地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下来，一边脱，一边发出微弱的呻吟。

MD，她这是赤裸裸地勾引。

“好热！”她说。

我把空调温度开到最低，她这才安静下来。看着她娇滴滴绝美的小脸，我不禁暗骂自己是个贱人怂包，人家一两个字，就能让我殷勤备至。一个女人，几乎是赤身裸体地躺在男人面前，重点是，那女人还是个漂亮的女人，可惜，我不是柳下惠，是鸡，我也上了。

我憋足了气，以恶狼的姿态扑向了她，她的身体微微动了动，然后无力地瘫软了下去。她的身体软得似一块浸过水的海绵，还透着一股奶香，甜甜的，带着鲜活的气息。

我噙住了她的耳朵，又吻过了她的锁骨，激情一路向下蔓延。她职业性的呻吟逐渐击穿整个房间，就在即将要融化她的一刻，我的电话又一次震耳欲聋地响起来。

【4】

真是太扫兴了。

我没好气地喂了一声，我靠，桃三的电话简直太及时了

桃三在那头不依不饶地问：“臭宝宝，你吃枪药了，啊，对了，人家是关心你，头还疼吗？”

“还疼呢，你说我能不疼吗？刚睡着，你又把我吵醒了。”

“我越想越不对劲，你一定是在骗我。”

有时候，女人的直觉还真是可怕，你的身边躺着一个认识八年的女人，你们熟到可以不用说话，不用手势，某个不雅的心思在你脑海里一闪而过，对方就能够如数家珍地给你揪出来。不过，你还能赖账，抵死不承认。否则，这日子真是过得超级没滋没味。

“真的，桃三，我真没骗你。”

“那你刚才干嘛那么快挂电话，一定有鬼。”她哼哼唧唧着。

我站到阳台上，风呼呼地吹透我的酒意，整个人一下子清醒了很多。

“未来的一百年里，我都属于你一个人，只是你一个人的，桃三小祖宗，这样够了吧，如果不够，我从阳台上跳下去。这样，你明天翻开报纸，就会看到我，顾南

风,将成X公司第一位跳楼的CEO。”

“老公,我没那意思,好了,那你睡觉吧,要乖乖的,要想我哦。”

小姑娘奶奶这才放心地挂掉电话。

第三章

【1】

等我返回卧室,喜宝不见了,我听见浴室里哗哗的水声,推开门,她一丝不挂地站在莲蓬下。

她的脸很冷,冷得冰清玉洁,她的身体像一尊圣洁的神像,让我脑子里某根筋唰一下,就这么蔫蔫地疲软了。

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正人君子,很镇定地关上门,面无表情地退了出去。

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在喜宝的面前,我尽量装出不好色的样子。或许,真像她所说的,我对她已经有那么一点点动心。NO,坚决不可以,想到这,我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十分钟后,喜宝裹着浴巾出来了。不施脂粉的喜宝,少了两分明艳,多了几分清纯。这世上,有两种美女,一种是天生的,一种是后天的,喜宝就是天生丽质的那种。

“你的酒醒得真快。”我没话找话。

她瞥了我一眼,然后从皮包里抽出一支烟:“有火吗?”

她那漂亮的脸蛋又凑过来:“大姨妈来了,你不介意吧?”她娴熟地吐着烟圈。

我笑了笑,很牵强。

“我是色魔吗?”

“有点像,又不太像,总之,你和色魔还是有差距的。”她笑起来,接着,她收敛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

“今天,本小姐决定下榻你这里。”

我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不会亏待你的。”忽地,她把头埋进我的胸膛,灵巧的舌,在肌肤上滑动,我